

—— 聆聽星雲大師《阿彌陀經》開示的所感所思  
親切慈悲音，當代獅子吼



## 唐忠毛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兼任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上海宗教學會理事兼副祕書長等。研究範圍包括：佛教學、宗教學、信仰民俗學等。代表著作有：《佛教本覺思想論爭的現代性考察》、《月印萬川——佛教平等觀》、《經卷遺存：長江流域民俗文化與藝術遺存》、《中國佛教近代轉型的社會之維——民國上海居士佛教組織與慈善研究》等。



三年前的一個晚上（2016年6月25日），星雲大師在大陸的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為雲湖書院學生開示《佛說阿彌陀經》，筆者有幸現場聆聽了大師演講的全過程。聽完之後頗為震撼，又頗為驚喜。我想這種感受不僅是個人所有，應該說當天與會的學生與教授們大都有類似的感受。因為我發現會後、甚至當時在會場之中就有學生和教授們互相交接、扯衣服小聲耳語，討論大師震耳發聵的詮解與開示。

為什麼大師對《阿彌陀經》的開示會產生這樣一種神奇的效果？我想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家家彌陀，戶戶觀音」，宋明以降淨土與禪宗獨盛，作為阿彌陀信仰的重要經典——《阿彌陀經》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太大了，人們對這部經所講的內容也太熟悉了。不僅如此，對一部《阿彌陀經》的傳統性理解也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傳統中國佛教的觀念底色。

其二，大師的開示之所以引起震撼，在於其詮解在一定意義上顛覆了我們傳統觀念上對《阿彌陀經》的理解和認知，但同時我們又能真切地感受到大師開示的正確性、微妙性以及這種詮解與人間佛教精神、時代精神的契合性。接下來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談我聆聽大師《阿彌陀經》開示的所感與所思。

## 一、「我是佛！」——對自己對人間要有足夠的信心

星雲大師在雲湖書院的這次開示是從講述自己的出家因緣及在台灣創辦佛光山的經歷開始，大師以一貫家常式的語調娓娓道來，極為親切。接著大師引導我們要如何理解「傳統佛教」與「現代佛教」、如何理解「傳統佛教」與「人間佛教」的關係。在大師看來，傳統佛教與現代佛教、傳統佛教與人間佛教在本質上並無區別。正如大師常言，佛出生在人間、成佛在人間、說法在人間，佛教本來就是佛在人間的教化，因此佛教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佛教。正因基於這樣的理解，大師對「人間佛教」才提出了著名的當代詮釋：「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我想，「從人間出發」、「立足人間」，這是星雲大師宣導人間佛教思想的根本立場與出發點。大師教導我們修學人間佛教，首先就要對「人間」生起信心！正是立足於「人間性」的立場，大師對佛法的詮釋總是充滿積極的、樂觀的、向上的正見與正能量。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在本質上雖無差別，但大師覺悟到過去佛教界多從消極面詮釋佛學，世人遂以佛教為老人宗教，為死人的宗教，更有些誤解與訛傳已久的說法。因此大師要啟發我們從培養人間的信心開始，從而看見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

在大師看來，「契理契機」地針對當代眾生的習性，宣揚樂觀、喜悅的佛教，來增進人們的幸福，增進人們的道德、慈悲，使我們生活得更美滿，然後再以佛法引導大家進一步充實心靈的生活、擴大精神的世界，這才是佛陀示教利喜的真正本懷。只有這樣，佛教才能真正實現「四給」——即「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當然，「給人信心」，最大的「信心」就莫過於信仰的信心了。

在指出對「人間」要有信心的同時，大師又從「佛在哪里？」入手引導我們要對「自己」生起信心！大師振臂而呼，語出驚人地領眾高喊「我是佛」！大師鄭重地說：你們敢講嗎？你們敢說「我是佛」嗎？（大眾在猶疑回答：我是佛！）接著，大師幽默地說：這下很好，你們回家去，夫妻不可以吵架，吵架的時候，你想想，我現在都是佛祖了，怎麼可以吵架罵人呢？這樣可能就不吵架了。假如你喜歡抽煙、喜歡喝酒，當煙癮起來，或是想要喝酒的時候，你就想，我已講過「我是佛」了，佛有抽煙、喝酒嗎？如此一想，自己可能就不抽煙、不喝酒了。所以，只要你肯承認「我是佛」，你的人生立刻就會不一樣！

說實在話，當時現場我在說「我是佛」的時候是猶豫的，心裏事實上也是很矛盾的。我心裏想，我這個樣子，怎麼可能是佛呢？因為還是沒有自信嘛！我身邊的一位教授似乎也有類似的疑惑，他拉著我的衣服小聲問：「大師這樣的

說法對嗎？」接著大師說：既然你都是佛了，那你在家裏還會罵人嗎？既然你都是佛了，那你還會抽煙、喝酒嗎？講到這裏，我恍然明白：其實大師讓我們在心裏宣稱「我是佛」，這不僅是將佛作為一種目標與仰望的榜樣，更要將「行佛」作為我們日常生活中行事的實踐指引與自我警策的力量之源。

後來我在讀大師在《佛法真義》之〈行佛〉開示篇，對大師的「我是佛」就更加有深入的理解了。大師在〈行佛〉中詮釋說：「過去一般佛教徒都說『我信佛』，若問他『佛是什麼』？他卻說不出來。有些人遇到苦難時，就說『我求佛』、『我拜佛』；有的人平時覺得，自己的有些行為需要規範，所以要『我念佛』、『我學佛』，用以克制自己的妄念、行為。但比起拜佛、求佛、信佛更上一層的，那就是『行佛』。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去實踐奉行，在日常的行住坐臥中，任何時候都能自動自發，覺照現前是否清淨，並藉由佛心把自己本具的寶藏開發出來。」<sup>①</sup>

## 二、你以為去西方極樂世界是享清福的嗎？

「你以為去西方極樂世界是去享清福的嗎？」星雲大師緊接著以這樣一句逼問敲打在場聽眾的神經。是的，究竟去西方極樂世界幹什麼？這確實是個重要的問題！中國人為

<sup>①</sup>參見《佛法真義2》，高雄：佛光文化，頁40-41。

何念佛？在傳統觀念裏是因為世間太苦，所以想要到極樂世界。在一般信眾的傳統認知與理解中，去「西方極樂世界」那當然是去享受的，因為西方極樂世界那裏比當下的人間社會幸福快樂不知多少倍。並且，我們知道《阿彌陀經》對極樂世界的描繪也是極其的美好與殊勝：

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是故彼國名為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磑磑、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去西方極樂世界真是去享清福的嗎？星雲大師的回答是否定的。大師這樣警醒說：你以為你去了西方極樂世界就可以享清福了嗎？你以為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你就什麼都可以不幹，就可以整天睡大覺了嗎？我告訴你，不是這樣的。去了西方

極樂世界，並不比我們現在這個世界輕鬆，也許在那裏還要更忙。大師接著引用《阿彌陀經》的經典記載，<sup>②</sup>開示說：其實在極樂世界裏仍然是很辛苦的，在那裡的人們每天早晨都要很早很早就起床，然後大家要用衣祴盛滿鮮花去供養他方十萬億佛。極樂世界那麼大，等到吃飯的時候，你要再返回本國來。吃過飯還要經行，然後還要念佛、念法、念僧……大師還幽默地說：你以為在極樂世界早上能睡個「回籠覺」嗎？那是不行的，不像我們在人間有時還能睡個回籠覺呢！

在此，星雲大師想要告訴我們的是：其實即使在極樂世界仍然也是很辛苦的，甚至比人間有時還辛苦！既然在極樂世界也很辛苦，那麼你為什麼就不能在人間好好地念佛、念法、念僧呢？為什麼不能在人間好好地修行呢？為什麼一定要捨近求遠呢？

可以說「捨近求遠」、「捨本逐末」常常是一般眾生的心理，在佛教信仰中也有類似的情況。星雲大師的開示，我們在六祖惠能的《壇經》中也能找到類似的話，惠能大師曰：「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也就是這個道理。

<sup>②</sup>《佛說阿彌陀經》上載曰：「其土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星雲大師的這一逼問著實是敲打了我們的神經，著實也敲打在了中國那些不正確的傳統佛教觀念的痛處！對於西方淨土極樂世界的信仰與渴望當然沒有錯。但我們似乎從來不會去問「去西方極樂世界是要幹什麼」？或者根本壓根不去想這個問題。因此，我想這其中一定隱在著一些問題。

首先，我們傳統意義上一般是把「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看作是因厭惡人間之苦而求往生極樂世界，是一種「往生脫死」、「離苦得樂」的觀念。因此過去我們常常聽到以前的有些法師說，「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真苦啊，我要儘快往生極樂世界啊」。並且，在過去不正確的理解中，又常常是把「生前」與「死後」、「人間苦」與「淨土樂」分割開來理解，而這種分離與隔斷恰恰也是人間佛教需要對治的部分。

事實上，在佛教緣起義中，生與死不是一個分離的現象，而是一個相互依存的關係。所謂生之緣起，生之變易，生之轉化等，皆包括於佛法之「生」義中。而所謂「死」，它本質上是生的部分，因此我們要了生才能了死；相反的，如果我們只求了死，那非但不能了生，也不能了死。

近代人間佛教自其誕生之時，就面臨著「重生」與「重死」的時代性問題。太虛大師正是基於傳統中國佛教過於「重死」的傾向，提出應該彰顯佛教的「重生」維度以對治之。按照太虛大師的話說，就是希望「將濟生之事，付與東方之藥師；度死之事，付與西方之彌陀」。太虛大師指出，



中國自明清以來，於佛法往往只注重救度亡靈或臨終往生，因此過於偏向彌陀法門，彌陀淨土法門最極弘盛。在此背景下，中國社會大眾往往認為佛教僅為「度死」之用，而非人生之所須。太虛大師認為，這一重「死」不重「生」的現象是昧於佛教之全體大用，要發揚人間佛教精神，就必須發揚佛陀的現實主義本懷，積極關注並肯定此世與此生。為此，太虛還特宣導「東方藥師信仰」以對治過度的「阿彌陀信仰」，其目的就是要用「藥師信仰」的「重生」精神來推動他的人間佛教理念，以立足於現世人生出發，建立現世的人間淨土。

其次，星雲大師對於去極樂世界幹什麼的反思，也在一定意義上對那些只求「人天福報」、只求「死後世界」的不正確的傳統佛教信仰一聲棒喝。對於一般信眾的傳統佛教認知而言，求人天福報往往是其真正的底色，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只求死了之後有個好的去處，有個好的歸宿之地。太虛大師對此亦有過反思：

向來對佛法有信心的人，便自稱學佛，求其真能發菩提心願做個大心凡夫的菩薩，卻是鳳毛麟角。有一種人學佛，將佛推崇過於高遠，自甘卑屈，既不能認識佛法全般的真相；固執著佛所方便指示的一點一滴的法門，如人間善行，天上福報，著重個

人福業方面極粗淺的說法，於是情生耽著，但求個己人天福報為足。這雖也可稱為學佛，但去學佛的真精神遠甚，直是方便中的方便，佛曾貶之為無性闍提。復有一種人學佛，覺得個己的生與死是極苦痛，於是偏執著佛所指示的中道法——空有兩面的空一方面。以專求了脫個己的生死，精神上得寂滅無為為究極。這條路徑雖可通至大乘，倘故步自封，不肯進探中道法的幻有、妙有的一面，醉臥於空三昧中，自然未能貫徹佛學全般的精神，自墮於方便小乘，佛曾貶之為無性敗種。<sup>③</sup>

可以說，「去西方極樂世界幹什麼？」這一逼問事實上就是星雲大師在著意引導我們反省、反思我們去往西方淨土極樂世界的動機、初衷與目的。我深切地體會到，星雲大師的這一逼問既震耳發聵，卻又如理如法，叫人忽然清醒。與此同時，在這一逼問中，我們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星雲大師的開示始終保持著的「人間關懷」。

### 三、要多從人間「資糧」與「因地」上著手修行

在解決了「去往西方淨土世界幹什麼」這個問題之後，星雲大師接著就開示「怎樣才能去往西方極樂世界」這個重

<sup>③</sup>太虛大師：〈菩薩學處〉，《海潮音》第28卷第9期，1947年9月。

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大師主要圍繞「資糧」與「因果」展開的。「怎樣才能去往西方極樂世界呢？」大師引用《阿彌陀經》的經文強調，你要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一定是要有充足的資糧作為基礎的，那是要看你能不能滿足西方極樂世界要求的種種條件。按《阿彌陀經》來理解，能去西方淨土極樂世界的人都是一些資糧具足的高人，如不退轉的阿鞞跋致菩薩們。<sup>④</sup>星雲大師幽默地說：西方淨土極樂世界都是諸上善人聚集的地方，你如果達不到要求，那即使你去了也很累啊！假如你資糧、條件不具足，你又如何能融入到極樂世界的諸上善人之中呢？大師接著又引用了《阿彌陀經》的另一句經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為此，大師還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這就好比我們想移民，例如移民到美國去，那肯定也要有條件，最起碼你要有錢買飛機票吧？因此你要積累買飛機票的金錢。此外，你還要準備其他很多的條件，以便你移民之後能夠生存和發展。

大師用這個比喻，形象地告訴我們，要想到西方極樂世界那就好比從娑婆世界移民到西方淨土，首先一定要有充足

<sup>④</sup>《佛說阿彌陀經》記載：「又舍利弗，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眾，亦復如是。舍利弗，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又舍利弗，極樂國土，眾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舍利弗，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的「資糧」。如何才能有充足的「資糧」呢？那當然只有從當下的人間努力開始嘛！

星雲大師這樣的開示，讓我又想到了人間佛教的宣導者太虛大師。太虛大師建立人間佛教的初衷也在於針對「好高騖遠」的傳統學佛心態，強調要從「人間的資糧」與「人菩薩」著手修行。太虛大師指出：

學習菩薩之道，並非高推聖境，遠在淨土。就是從我們凡夫為起點，一步一步進向聖境，創造淨土，從淺到深，轉劣為勝。最初是大心凡夫地的菩薩，及其優入聖域，終入金剛後心，則成為最高等覺地的菩薩。我現在所唱導的菩薩學處，是重在啟發初發菩提心願的菩薩；旨在要人盡能成為大心凡夫的菩薩，不是頓超二乘的大菩薩。<sup>⑤</sup>

在此，太虛大師提出了「大心凡夫地的菩薩」這個人間佛教修持的重要概念。所謂「凡夫菩薩」也就是「人菩薩」，即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自利利他的廣大眾生。「凡夫菩薩」理念與方法的提出，對於人間佛教的修持方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指導意義，它糾正了中國傳統大乘佛教一些好高騖遠、不切實際、執著於空無，乃至「言大乘教行小乘法」的種種與現實人生、社會相脫節流弊。

<sup>⑤</sup>太虛大師：〈菩薩學處〉，《海潮音》第28卷第9期。

如何具足「善根福德因緣」，說到底就是我們在當下的人間中去積累，這是人間佛教「人圓而佛成」的根本立場。星雲大師開示強調的「人間資糧」、「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與太虛大師的「人菩薩」思想可謂一脈相承。太虛大師在《菩薩學處》中明確指出：

我今唱導菩薩學處，決不叫人迷著人天的福報，也不叫人愚耽小乘的寂滅；是指示人人可走之路，個個可修之道，是整個的全般的佛法的總綱。這便是菩薩之學，自下至上，自凡至聖，從我們開始舉足直到佛果的大道。這自始至終徹上徹下的，都不出我們發菩提心、修菩薩行的現在一念願心的菩薩。這好像一個國民，從做幼稚園學生起一直到研究院出來的博士止，都是學生；菩薩學亦然，有初發心的菩薩，有金剛後心的菩薩。初心是凡夫，後心鄰於佛，但都是菩薩，始終未離學地。後心鄰於佛果高位的菩薩，是不易學，但也不離於初心易學，積漸成就。故菩薩學處，是從易學處說起，曰皈依三寶；恐人走歧途，於皈依三寶時兼勸其發四弘誓願。皈依三寶，是教以不入邪途；發四弘願，是使其不趣人天福果，不耽著二乘寂滅。這是直趨菩提大道，一定成佛。⑥

⑥太虛大師：〈菩薩學處〉，《海潮音》第28卷第9期。

太虛大師的這段話既是他對中國傳統大乘佛教弘傳過程中積弊的反省，也是其反思晚清以來中國佛教脫離社會，進而思索重建佛教與現實人生、現實社會緊密連接的表現。中國佛教在教理上一貫聲稱弘揚大乘佛教，而教法與修持上是否真正地實踐大乘、趨向大乘呢？確實是一個值得反省的問題。正如太虛大師所言，中國雖是號稱大乘佛法流行的地方，但是佛教徒能夠依大乘之理去修學、去實行的，卻並不是很多。中國普通大眾的學佛，往往流於「人天福報」與「墜於寂空」，這兩途宣稱大乘法，事實上都是行為「自了漢」。其結果是，佛教與現實社會相離，佛教徒與社會人士之間似隔了一道鴻溝，很為隔膜。

由於這隔膜，使他們失去親近佛教的機會，迷昧佛法的真理，而生起種種誤會：佛法是自利的，是消極的，是厭世的錯覺。尤其是出家的佛教徒，好一點則做坐禪念佛只顧自利的生活，再下一點的，則給人念念經，拜拜佛，以經懺薦亡去換取去換取錢財，因此被人輕。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虛大師到星雲大師，宣導人間佛教的真精神的目的也在於針對這類學佛人不關心現實社會、現實人間的時弊，而來著意重振菩薩利他救世的大乘精神。

在闡明了「人間資糧」之後，星雲大師還著重開示學佛之人要「明因果之理」。我們都知道佛教倡因果，也似乎都在談因果，但我們是否真的就明白因果的道理呢？在實際的

佛教修行中，我們常常都在教條地把所有的希望都單獨歸托在某一種法門或單一的因果上，以為這樣就能「包治百病」了，卻不明白不同的因有不同的果。事實上，法門雖是殊勝的，但日常的修學卻是活潑潑的；世間因果也是多樣的、複雜的，不同的因會導致不同的果。星雲大師開示說：比如有的人求發財，可就是發不了財；有的人想求考大學，可就是考不上；有的人想長壽，可就是不能長壽。因為發財有發財的因果，長壽有長壽的因果，成績好有成績好的因果，你若不學習就永遠考不上大學。

記得星雲大師在開示因果時，還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作譬喻：台灣有很多王爺信仰。有一次，一個小夥子騎摩托車上山去拜王爺。「嗚」一加速，摩托車開得飛快地上山。拜過王爺，這小夥子又騎車下山，「嗚」一加速，摩托車開又開得飛快。很不幸，小夥子一下就撞到山坎上，由於傷勢過重過世了。小夥子的爸爸得知後不樂意了，他帶了一幫人來要砸這個王爺，因為他覺得這個王爺不靈、不保佑他的兒子。這時，那個王爺廟裏的廟祝過來認真地對小夥子的爸爸說：不是王爺不保佑你兒子，實在是你兒子的摩托車開得太快了！王爺也去追了，可王爺騎的白馬根本就趕不上你兒子的摩托車啊。

星雲大師用這個故事指出學佛之人要明了因果，不僅要明了「因果自負」這個道理，也要辨明「不同果之所緣之



因」與「不同之因之所導之果」，就像這位廟祝所言，速度快也有速度快的因果，不能不辨因果。搞清不同的因果所在，這對修行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功課。

## 餘論——佛法真義要何以詮解？

每次聆聽星雲大師的現場開示，我都有大大的收穫與驚喜。與此同時，我也在想一個問題：星雲大師何以能將黑紙白字的佛法詮解得那樣既契理契機，而又生動活潑？既震耳發聵，又如理如法呢？佛法真義究竟怎樣才能得以詮解呢？從大師的身上是否可以找到此中的奧祕？我想，詮解佛法真義確實不能僅是靠「依文解義」，不是簡單的佛教知識與理論傳授，因為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需要「因人因時因地」地靈活運用佛教的道理來對機而說。因此，真正的佛法真義的詮解在某種意義上是需要「知行合一」的親力親為與親證體驗。

什麼叫做講經？大師的這種演講才是真正的「講經」。講經某種意義上並不是知識性的傳授——那是佛教教學與研討，講經是需要演講者的深切體證的基礎上，感同身受、有切身的知行合一的功夫才能既生動而又如法如理。此前，程恭讓教授曾從「般若」與「方便」的關係角度詮解過佛教大師應世的原理。也許只有講「般若」與「方便」真正融合一體的大師才能真正地詮解佛法的真義。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偉大實踐，使得大師的理論不是蒼白的，而是源於他佛教實踐的源頭活水，也正是如此，大師可以說代表了當代佛教理解的一個新高度，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糾偏力作，它在一定意義上具有權威的價值，是現代人理解佛法的一個可靠的文本來源。佛教在不同時代的詮釋基本上都會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與語境，都要契合那個時代眾生的問題與疾苦，因此我們需要尋求具有權威性的時代性詮釋。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就是一個重要的詮釋文本，對於眾生與信眾重新生起對佛法的正確理解與信仰的信心非常重要，因為它不僅消除了人們長期以來對佛教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見與謬見，也能夠引導人們將佛法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



表現「真理」的最高境界是「因果」，  
學習「做人」的最高境界是「圓滿」。

——《佛光菜根譚》